

北京大學日刊

●教務長選舉會改期

通告

各系教授會主任公鑑本定於本日舉行教務長選舉但查尚有幾系之主任已屆改選之期擬於改選完畢後再選教務長本日選舉教務長之約暫行取消特此通告並祝 公綏

蔡元培謹啓

●陶履恭啟事

教職員游藝組委員會諸君鑒：弟于游藝事項、素未留心、設備一切、無所措手。承推爲本組主席、實不勝任、謹正式辭職。惟弟極願作一游藝者、追隨諸君之後、從事練習、以增精神上身體上之愉快、特此聲明。

●新聞學研究會啟事

本會現定於下星期一(即十九日)午後七時在本會事務所開研究會、請 會員諸君先期預備、並準時到會爲幸。

九、四、十四。

●介紹學生工作

現在有一些學生想實行「工作」的主義、用他們的勞力來幫助他們求學的费用。各機關的各位先生若有學生能做同事、無論短工長工、都請通知

下面簽名的三個人、並請說明工作的種類和工錢的數目、我們可以介紹相當的人來接洽。

胡適、李大釗、徐彥之、同啓

●奮鬥旬刊第五期「破壞號」出版了！

要目如下：

破壞論(一) A、D、

破壞論(二) A、I、

破壞與感情衝突 A、A、

大建設與大破壞時代 A、M、

破壞神聖 A、F、

要目 每冊銅子三枚 半年十八冊大洋五角

全年三十六冊大洋一元 郵費在內

同學每冊只收銅子二枚 半年大洋二角

五分

全年五角 不外寄

發行所 北京大學第三院奮鬥旬刊社

代售處 北京大學出版部及各號房

各校各號房或售品所 中華書局

天津中華書局 上海華益書社

亞東圖書館

北京大學音樂雜誌 創刊號業已出版

本號要目列左

頌詞 李文華女士

發刊詞 梁元培

第五百八十四號
今日出版一版
地址 廣告費

北京後門內國立北京大學
電話 東局一千零七十二號

(目要日本)

記山田外國文書學校

定報章程

八人必讀之唯一大日報

本國及日本境內▲全年九元五角▲半年五元▲三個月三元

其餘外國各埠▲全年十六元▲半年八元

(注意)凡工商學界直接向本館定報半年以上者照

七折但來函須有工廠商店或學校印章

證明

●少年第十期目錄

獸性戀愛與青年

「還大家不要再做夢吧」

一九二〇、三、四、夜間雜詩

我們應該怎樣努力！

「家長」和「子弟」

討論

我們應當怎樣工作

隨感錄

「自由戀愛」

通信

●上海時事新報

▲議論最忠實

▲消息最靈通

▲材料最豐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校布告

校長布告

(一)頃准陝西教育廳函開案查八月份貴校陝籍學生學費內財政支銷尚未如數匯寄各學生力學無資殊可矜憫茲已籌措全派本廳科員胡煥章赴貴校發給八年度學費以資接濟相應函請貴校長查照俟本廳委員到校時希即接洽一切會同辦理至級公證等因到校特此布告

領領津貼學生姓名列左

張步高 楊德昌 嚴建章 郝祖齡 劉翰章 蔡豐賢 張宗說 嚴學通

以上應領本科生費八人每人應支洋二百元(八年全年津貼)共洋一千六百元

陳順遠 楊果昇 楊步瀛 王煥猷 桂毓申 陳廷瑞 張之綱 張顯翹 李作瀛 呼露廉 劉雲漢 陳樹樹 李春芳 楊鍾健 韓樹模 白子玉 何如鑑 王子宜 盧植琦 呂傳周 張崇善 溫良儒 八年津貼已在本省領去

以上應領預科生費二十二名除溫良儒一名津貼已在本省領去外其餘二十一每人應支洋一百元(八年全年津貼)共計洋二千一百元

李蔭民 白瀝漢 王之澍 馮爾梅 李瀛 張志俊 孫俊才 劉正享 張庚乾 許富文 李漢勳 高銘芳 玉汝楠 張學翰

以上應領預科生費十四人每人應支洋五十元(八年下期津貼)共計洋七百元

二頃奉 教育部第一七六號函令內開前據該校通令呈復內稱查北洋大學課程以來本校前此咨准北洋大學之學生學費來呼願以該校現無受教之機會與本校咨送前往之目的相違要求本校開班教授本校於教務會議中再三討論以該生等求學情殷踴躍望視始允暫為開班俟北洋大學恢復原狀後該生等能回該校修業即行停止等情查該生等係各省北洋大學業已於三月十二日開課復據代理北洋大學校長馮國璋呈報就職及工法兩科開課日期等情先後到部查北洋大學既經開學工科亦照常開課所有從前呈請學生自願案照該校原呈回校修業補習班即應停止如有仍復要求補習者本部斷不能承認仰即切實告知毋自誤並呈復為要此令等因特此布告

圖書委員會啟事

本委員會定於來星期二(四月二十日)下午四時在行政各委員會會議室(即總務處)開會、請各委員到會為盼。

會員名單 顧兆熊 陳啓修 李大釗 馬衡 陳世瑛 葉 濬 朱希祖 宋春勛 孫國璋

校醫室啟事

本室診察時間、稍有變更、列之於下：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星期二四日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陳校醫

校役夜班教授會啟事

校役夜班現缺幾位教員、同學中有熱心担任者、

請函知校役夜班教務處可也。(地址第一院) 九、四、十六。

公牘事由

文牘課九年四月九日收發文件事

由單

收到文件共四件

一、湖北省公立外國專門學校證明學生田元豐等均在校畢業函。

一、貴州省長公署查復張生其昌請津貼須有校中成績始能給予文。

一、貴州省長公署查復請轉知丁生道恒侯有缺額再行補助文。

一、江蘇武進縣知事公署請更正學生田元豐等名單函。

●發出文件共十二件

一、呈復教育部送傳教授劉原兩及譚據文。

一、查請浙江省長陳廉謨浙籍生韓壽晉等九人上期津貼文。

一、查請山西省長轉飭代縣知事等給學生劉培智津貼文。

一、查請河南省省長轉飭鄧縣知事等給學生劉培智等津貼文。

一、查請山西省省長准學生苗培成遞補津貼缺額文。

一、復湖北省公立政法專門學校請逕向出版部訂購講義函。

一、致京師警察廳報告本校音樂研究會開演奏會函。

一、致京師警察廳報告本校音樂研究會開演奏會函。

一、復司法部總務廳准林彬等履歷著作証書等件函。

一、致京師自來水公司請派員引導本校教員率領學生參觀函。

一、請張君曼先生為本校圖書館事務員聘書。

雜錄

記山西外國文書學校

陳儲康

陽曆二月八號、我在大學日看見蔡校長啟事說山西外國文書學校教務主任衛中先生託他聘一位法文教習。本校同人如有願意去的、可從速將名字送到校長室、我就將我的名字送去了。不過兩天、校長就替我告訴了衛先生、說我願意担任的話。後來衛先生再給校長信說是可以、並且要我直接同他通信。我同他通信以後、不到一個禮拜、他又來信說他很盼望我去幫助他、還催我早些動身。他的信、雖然說的那麼懇切、我想他是一個外國人、替中國人辦事還這樣熱心、我就該當去幫助他。所以我回他的信說我三月二十四日動身。我未到文書學校的前幾天、滿腔都是熱血、頗

想在教育界盡我一份子的力；可是一到了文官學校以後，覺得這身都麻木了。爲甚麼呢？文官學校的辦法是一味復古、教授外國文的法子簡直完全採取舊學制。我在那裡一共住了十幾天、實在看不慣，我就說我有事要回北京、耽擱幾天、本月十一號我就回來了。現在我將這十幾天裏頭親自看見的情形仿照日記的樣子寫出來，給留心教育諸君作點材料。

三月二十四日晚上我從北京動身、二十五日午後到了太原、二十六日我就到衛先生宅裡去會他、衛先生穿中國衣服、說中國話、彼此客氣了一陣、又談了一會、他就請我同他到學堂去參觀。這學堂的地點在布弓街、原來都是些舊民房改建的、布弓街算在學堂的中間、街以南的叫做南院、街以北的叫做北院。一院裏頭分幾班、一班叫做一灶、因爲各班各開伙食、學生共有七班、一共就有七灶。我們參觀完了上課、再參觀他們吃飯、我起初以爲另有食堂、後來只見學生在課堂上搬椅子、我問衛先生他們要做什么、衛先生說開飯。我才明白他們搬椅子是因爲書桌太小、所以才把他兩張併一張。併合桌子以後、鋪上一張油布、由學生自到廚房、搬取食物、吃完了、仍由學生搬回廚房。歇了一會、衛先生又同我去參觀舞蹈、衛先生告訴我說學堂的功課共總是：外國文會話、算學、音樂、舞蹈、中文、我們到了上課地方、看見有一位鄉下人、手裡拿著兩張片子、兩旁圍着一堆學生、有的拿樹條、有的拿本片。鄉下人呼喝一聲、學生也就和他一聲、他

比一個架勢、學生也跟著比一個架勢、左旋右轉、我起初還當作是山西新發明的跳舞、後來細一想、才知他們學中國的古舞。(現在祭孔還用的、不過手裏拿的傢伙不同、)我看他們舞完了、我就自回後房去了。

二十七號到三十號、這幾天因爲教員臥室還不曾修理完、我也就沒有去上課、不過有時還去走走。三十一號、我才搬進去、衛先生叮嚀我說我們學堂的教授外國文的法子不要寫出外國字、並且現在只教會話、假如學生不能記憶聲音、只可叫他用中國字注音。我以前並不知道這麼一個新教法、而且我也不知道用這個法子將來會得甚麼結果、所以當時我雖然懷疑、却沒有和他辯論。到了課堂、我就問學生以前學過多少時間的法文。他們說三個月。我問用什麼法子。他們說新法子。我又再查他們的程度連(Bonjour)請安二字能說好的也沒有幾個。我這個時候就有些懷疑衛先生的教法。但是我又想或者他們以前沒有認真、現在且不管他、教兩天再看罷。

文官學校的功課表是每天排的、上課的時間並不搖鈴、由各教習照自己的表行事。我起初便覺得很不慣、而且常常這個教習沒有下堂、旁的教習已經來等着。我還記得有一天、我正上法文、忽然來了一個人、抱了十幾支簫。我問他幹什麼。學生告訴我、說他是吹簫教習。我說還不到時候呢。他說我看了表來的。我恐怕我的表當真慢了、我就就下堂了。其實後來我往教務處去對

、却是一分不差。

文官學校的中文、共分：寫字、讀記、古詩、故事、都是很重要的功課。常常是五班合用一節上。大講堂在南院、我在北院、還有上好的功課和篆字教習都要率領學生各搬椅子過到布弓街一同去聽。這些功課、表面上是教習的事、實際上每一堂都是衛先生的說。單說讀記罷、也是衛先生有一次演說、有一位中文教習在讀記上找出一句「君子以道制欲小人以欲制道」一句、衛先生說這句暗合。衛先生高興的很、就叫學生必用讀記。衛先生又常常把這句書背出來、說是中國人喜歡外國的學問、真真不圖爲文明、把自己頂古頂好的學問都遺失了、這就叫做不能以道制欲。

至於篆字、也是先由中文教習替他寫出一條一楷、由他去解釋。從一號到八號、都是講水字。他說篆文的水字、和真的水是一樣、可見得造字時代的人心還誠樸。至於書字、就簡直不像、再說那一鈎更不合道理。還有水可以倒流的。可見當時的人心已經壞了。

從一號起、我因爲遵守衛先生的教法、也沒有教字母、也沒有教拼音。過了幾天、還不見得有甚麼進步、學生們都要求我想法子。我說法子還有、就恐怕和衛先生的意見不合、後來又想我既是教習、多少總得有點主張、說我的主張和他的意見有不同的地方、彼此說可以兩兩辦理。想到這裏、我就決定了主意、把字母教給他們。到了第二堂、衛先生照例來查堂、看見了學生

的桌子上有外國字母、當着我就把他撕了。我心裏一氣、他還說他爲甚麼緣故、他說寫字母就違背我的教法。我說這是我教的、爲甚麼一定要用你的教法。我說這辦法、全堂都是一致的。我說既然如此、哪人敢違背、你另請高明罷。衛先生待他同下、大家覺得奇怪、忽然聽了我這話、似乎有點忿忿、也就改變了態度和我說了好些話、也就自回去了。到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叫人送給他、說我有事要回北京、這對他大約也沒有什麼、他又來問我、叫我替他上課、並且申明不教字母、不要教書。我心想你請我上課、你爲甚麼還要命令我、況且昨天的事、我還不了然呢。我就去告訴衛先生、叫他自習。不到一週、他又來了。我問他他說：我現在要回北京、耽擱幾天、現在沒有工夫上課、我的語氣非常強硬。他也知道除了讓我走以外、別無辦法、晚上就派人來接替。第二天我就動身回來了。

論我回來最大的原因、自然是教習法的衝突。還有呢、就是無論什麼事、衛先生說話都用命令狀。譬如合班的講堂、每一次下課、衛先生都要下令：某教習先走、某教習後走、每點鐘的走法、都各不同。其次教員對於學生、連進退的權都沒有；就是教習出門、也得要問衛先生請假。這些法律、沒有一條不受犯我的自由、爲保全我的人格起見、我也不能不走。那辦課本的事情；不過是個導火線、還算不得是主因呢。

